

怀疑·平权·多元

——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

李醒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这是每一个人都承认的，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充分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科学是与宗教和法律截然不同的：法律是使人服从的，宗教是供人膜拜的，而科学则是让人研究、批评、发展、运用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理所当然地具有科学所共有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即怀疑性、公正性、宽容性等等。但是，传统的思维定规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科学共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供人顶礼膜拜的宗教教义和使人绝对服从的法律条文。这乍看起来是“抬举”，实则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丧失殆尽。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时代有一个大发展，迫切要求我们打破旧的思维定规，采取新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革故鼎新。

第一，打破一贯正确的旧思维定规，采取怀疑批判的新思维方式。

怀疑性（它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精神气质，它坚持科学无顶峰，科学无偶像，科学无禁区。怀疑的批判精神不是科学没落的征兆，而是科学发展和进步的保障之一。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它适用的时空域。一旦越出自己的

辖域，真理也会变成谬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如此，它既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会自始至终都正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立法、投票和社会润滑剂（如社会保险、失业补助、缩短工时、改善劳动环境等）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使马克思和列宁当年的某些预言乃至基本观点过时了。由于历史的和个人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些具体结论和重要论点本来就是错的，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一些基本思想。更不必说马克思主义原有的认识论中的不少东西已远远落后于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怀疑、批判人类已有的思想成果上诞生的，它也只能在经受怀疑、批判的风浪中成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并没有自诩自己的学说是“绝对真理”，并没有让人们“袖手一旁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而无所事事。用怀疑批判的新思维方式代替一贯正确的旧思维定规，既是当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迫切需要，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谦逊态度和进取精神的。

第二，打破唯我独优的思维定规，采取科学平权的新思维方式。

科学是公平正直的，没有偏私，没有特权，这就是科学的公

正性。科学的公正性毫不留情地剥夺了任何一门科学唯我独尊、唯我独优的特权，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是平权的。

科学平权有双重含义。其一是，科学在理性和实践面前是平权的。每一种自称为科学的东西，都必须接受理性的严格审查，必须经受实践的严峻检验。其二是，在科学的百花园里，每一种科学理论，每一个科学流派，都有自己的存在权利和合法地位，就象每一种花，尽管它们在花朵大小、色彩深浅、香味浓淡上大不相同，但都有生存的价值一样。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可以把某一种学说作为立国建党的本，赋予它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没有凌驾于其他科学理论之上的特殊权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过去人为的“册封”“加冕”，使得我们划地为牢、夜郎自大，妨碍了向其他哲学学说和流派的学习，也酿出了肆意引申经典著作的结论，或把一些新发现的优先权硬拉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身上的笑话。采取科学平权的新思维方式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贬低这一科学学说，而是真正恢复了它的科学性，使它从神圣的天国回到坚实的土地上，焕发它的青春活力。

第三，打破一元化的旧思维定规，采取多元化的新思维方式。

科学与神学和专制政治迥然不同。在科学的园地里决不会出现烧死布鲁诺、割断张志新喉管的暴行,相反地,一切科学思想、假设、言论,都可以自由发表,不因见解的不同而受迫害。这就是科学的宽容性,它与一元化的思维定规格格不入,而要求采取多元化的思维方式。

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害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喊坚持,不谈发展;只能固守,不许开放;只

管斗争,不让吸收;只许自己批判人家,不许人家批判自己。甚至连解释都是一元化的:只能由某位长官或者某个“权威”钦定,其他人只有俯首听命的义务,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其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越走越窄。

多元化的新思维方式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全方位的开放和研究,其具体方法乃至发展方向也不必人为地求同。目前,最好从以下三点做起:积极引进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框架;认真研究、分析当代其他哲学学说和流派,大胆地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鼓励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制定条文明确的法律,切实保证真正的学术自由。

(转载自1988年1月25日

《光明日报》)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首先应当尊重思想

费孝通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应当尊重思想。知识是实践和思考的成果,经过实践和思考才能有知识。重视知识必须重视怎样得到正确知识的过程,必须重视怎样使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学会动脑筋,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思想活跃的时代,定是繁荣兴盛的时代,思想僵化的时期,定是缺乏生气的时期。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背着两个包袱进行的:一个是近三千年的封建思想包袱,另一个是三十多年“左”的思潮的包袱,有时感到行动起来很吃力。这两个包袱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尊重人的思想,不鼓励甚至压抑人们的创造思维。古代用科举制度禁锢人的思想,使他们皓首穷经,不敢创新,只以注释为生。建国以来,“左”的干扰,又用“棍子”、“棒子”、“辫子”、“帽子”之类,压抑思想。我自己切身的经验就是这样。我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30年代后期,那时只有二十多

岁,我不怕当局的迫害,据理而言,常有新意。但是50年代以后特别是1957年之后,我的思想进入了停滞的状态,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来,就不能在80年代,重新恢复我探索的勇气,但是究竟年纪不饶人,看来我在发扬我国思想文化的事业上已经力不从心了。因此,我不能不以我自己的经历来作为活的教训。希望我的下一代不再重复我的命运。

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在进一步为思想界形成一个民主、和谐、活跃的良好思想环境,鼓励创新,鼓励开拓,鼓励说真话,允许说错话。逐步杜绝说假话、套话、大话,并逐渐形成说真话光荣,说假话可耻的民族风气,创造一个敢于思想、善于思考的风气。

(转载自1988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见《群言》杂志1988年第1期)